

半妆先生 选编



Only To Press Into Your Warmth

21次友情触动不停摆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身边是否有个人，就算什么也没做，
也会在你生命中刻下痕迹。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半枚先生 选编

O n l y T o P r e s s I n t o Y o u r W a r m t h

© 半妆先生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半妆先生选编.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9. 12

ISBN 978-7-5470-0438-8

I. 只… II. 半…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361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商: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8 mm×210 mm

字数:120 千字

印张:6.75

出版时间: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鹤鹏

特约编辑:李 婷 张 奇

装帧设计:董红红

ISBN 978-7-5470-0438-8

定 价:20.00 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 真: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 PART 01 张董色教我的华丽语言 五月芦苇/001
- PART 02 一场青春与三人有关 阮小渔/009
- PART 03 夏日午后,忘记行走 呢喃的火花/017
- PART 04 我是周蓓蓓,你是谁? 新鲜旧情人/031
- PART 05 谁是谁的朱砂痣 鱼悠若/039
- PART 06 谁来复活谁的思念 划火柴/049
- PART 07 天空很蓝 我很孤单 新鲜旧情人/057
- PART 08 谁会记得江暖暖 童馨儿/069
- PART 09 三三小巷 红花继木/077
- PART 10 那年的轻狂往事 凌眉/087
- PART 11 落水巷里逝去的破碎年华 安柠筱洁/097
- PART 12 女孩子的花 呢喃的火花/111
- PART 13 好女孩,坏女孩 梅吉/127
- PART 14 好姐妹 坏姐妹 新鲜旧情人/135
- PART 15 柠檬草的童话 红花继木/143
- PART 16 我亲爱的白骨精 蒹葭苍苍/157
- PART 17 姑娘韦发财 童馨儿/165
- PART 18 耳朵里有个海洋 新鲜旧情人/173
- PART 19 吃面 阮小渔/181
- PART 20 梦想向前,八戒向西 五月芦苇/189
- PART 21 暗语,暗语 呢喃的火花/197

{ .PART 01. }

张董色教我的华丽语言

文 / 五月芦苇

《武林外传》火的时候，我心里真是充满忧伤。那首片头曲听起来很有意思，可是我感觉我的朋友张薰色此时一定在嘿嘿冷笑：“别对着我唱，没人会在乎。”

因为这妞儿此时的得意，我哀伤这首歌没有早三五年横空出世。

请当我在吹牛。早在大一的时候，张薰色挂在嘴边最华丽的句子就是：“别对着我笑，没人会在乎。”当时追她的人一堆又一堆，她全都轰了回去。

所以说，历史总是会发生惊人的轮回。谁料到三五年后，这句话从别人笔下出来，就成了一首江湖上流传极广的歌。

这个女人很矫情

很少见到像张薰色那样矫情的人。她涂深绿色的指甲油，描金黄色的眼影，当她开口讲话，如果你听到她讲的是英文，那么跟她对话的人百分百不是英语系的。事实上，她在课堂上以拒绝开口说英文，成天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而名震整个外语学院。

张董色，英语系学生。她的理由是：语言只是交流工具，我不想在课堂上浪费别人的时间听我表演。

她的意思是，她的英语全班最牛，她如果开口，别人要羞到大西洋去。

真好笑，那又何必浪费别人时间看她表演日语？

我估计很多人像我一样看她不顺眼，但她似乎看别人更不顺眼。

“渣子。”张董色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上，似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在她眼里都是狗屁。

张董色讨厌归讨厌，但她很少主动招惹谁。跟张董色的梁子是我主动结下的。

大一下学期，有一场高校间的辩论赛，每个学校通常都派高年级的学生参加，大一学生里，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会给一个名额。

我跟张董色都积极报名参加。身为学生会主席的我跟外联部部长的她摆明了要竞争这唯一可能的名额，并且谁都不肯主动退出，到最后老师没办法，我们两人都去了。

后来学校得了第二名，我们两人得到的评价是：一个沉稳有大家风范，一个激进且锋芒毕露。

我当然是被称赞为极有潜力成为下一届队长的“沉稳有大家风范”的那个人，可是那个激进派得到的掌声与喝彩明显比我多得多。

在领奖台上，张董色站在我旁边，我在她耳边轻声说：“如果不是有人光顾着自己出风头，第一名真是十拿九稳的。”

张董色偏过头，在我耳边亲密地说：“矫情。”

清纯年代的丑闻

被一个矫情过度的人说矫情，我怒极过后，倒也心安理得，颇有成就感。有什么办法，装模作样是我的拿手好戏，看不下去你就滚一边去。

可惜张董色跟我处处粘一起。到大二的时候，我跟她成了辩论队理所当然的搭档，并且被盛赞为“珠联璧合”。我们常常被安排一起参加比赛，一起住同一个房间，一起看同一本书。在别人面前，我们搭配得天衣无缝。

没有人知道我们私底下从来不讲话，不小心遇到恨不得绕道走。

和平盛世，朗朗乾坤，我却不得不跟死对头假装亲密，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残酷的呢？

我慢慢地觉得我其实考错了学校和专业。我应该到北影或中戏跟赵薇她们走同一条路，而张董色应该去做 FBI 或 KGB。我虽然会表演，但是这个女人显然太阴险了。别人只看到她嚣张讨厌，但很少人知道她会四国语言并且跆拳道黑带。听说她围棋也下得很好，赢过棋社的社长。

把自己藏得很深的人，太可怕了，尤其这个人是女人，还是一个不到 19 岁的小女人。

我要与她保持距离。

但是很可惜，我很快陷进了一场丑闻，而且张董色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事情是这样的。学生会的前一任主席是以前大四的学长，他考了本校的研究生，但是他的女朋友本科毕业后直接去了上海工作。不久，她要跟他分手，因为他背叛了她，而且她抓到了活生生的证据。

那个证据就是我。当时我正跟学长在他的宿舍里讨论事情，他的室友还没回来，房间里只有我跟他，夜深天冷，我们一起偎在他的床上。

事情于是闹开了。

学姐在学校只待了一天就回了上海。在这两天中，她跟学长彻底决裂。

随后，我听到了这样版本的故事：罗锦绣深夜留宿单身男子宿舍，并被正宫娘娘捉×在床。

其实，这件事里，最叫我难堪的是，陪学姐来找学长的人，正是张董色，她们俩是同一高中的老乡。

我们学校有个规定：在校学生不得发生越轨行为，一经发现，开除学籍。

我恨得差点把自己的脖子扭断。平时与人交往时，多交一个敌人还是多交一个朋友，在关键时刻，就显得意义格外重大。

我跟张董色同学2年，搭档1年，可是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她拉来做朋友？

学长跟我都是当事人，有理讲不清。学姐一副失意人的模样一回上海就断了跟这边的联系，学校也没办法找她查证事情真相，最后只剩张董色那里可以听到“客观”的描述了。

但是老师同学都认为，张董色跟我那么好，她当然会帮我说话。

只有我心里清楚，我跟张董色“相亲相爱好同学”的假象一向是靠表演的。我顿时觉得人生失去了辩解的机会，上帝给你嘴巴只是为了让你像猪一样吃饭喝水，没有说话的功能。命运要你当黑羊，你就没办法做白猫。

调查这件事的老师要找张董色求证，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提到我的名字时像提到癞蛤蟆，一脸想吐的表情，说：“这个女人物质至上，脑袋里只有分数考试比赛，然后得到无数的奖状奖金奖杯，将来最好找到年薪百万的工作，嫁身价上亿的超级富翁。”

“恋爱？”她嗤笑，“如果说张董色找个穷学生恋爱是‘Maybe’，那罗锦绣是‘Impossible’。”

我后来披着“拜金主义”的名声在大学继续待下去，没人再提我曾被活逮在男生的床上，我的学籍安然无恙，奖杯奖学金一如既往地拿。我跟张董色在那件事后也不再避讳彼此相看两相厌，到了大三，我退出辩论队，集中时间跟精力到一家外资企业实习。张董色搬出了学生宿舍，跟男友光明正大住到外面，我跟她除了交毕业论文时碰过几次面，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们连你好再见这样的对白都没有。

只有敌人，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你来

我如今是某外资企业的部门经理。我的头衔整体应该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最美丽、最铁血的部门经理。

我的口头禅是：别对着我哭，没人会在乎。

今年7月某一天的半夜三点，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那头用日语说，她要结婚了，她估计自己得罪的人太多，没人来参加她的婚礼，为了怕太冷清，所以请我前去捧场。

我在这边哈哈大笑：“活该。”

我买了机票，千里迢迢自上海跑到乌鲁木齐参加一个讨厌鬼的婚礼。我倒要看看，这种不到24岁就结婚生怕自己没人要的女人的婚礼有多冷清。

在乌鲁木齐最大的酒店，席开9桌，听说请的都是关系极亲近的人，气氛要多热闹有多热闹，新娘要多娇羞有多娇羞。

哪里还有半分大学时代把深紫色唇膏当糖吃一样天天涂的影子。

“新娘子很漂亮。”我把礼物送上，她张开双手，给我一个拥抱，在我耳边说：“不过2年而已，罗锦绣连嘴都不是那张嘴了。”

她这一开口，我才发现自己真怀念。眼泪簌簌就掉下来。

新郎是个外国人，很幽默地在一边旁白：“董色老把罗锦绣挂嘴边，那天她半夜三更不睡觉，说不请到你来她就不结婚，把我吓死半条命。”他使劲握我的手，大力表示感谢。

我才不领情呢：“我不认识这个女人，来这里纯粹为钓金龟婿，身家没有一亿不要到我面前晃。”

张董色撇撇嘴：“真会记恨，也不知道是谁救了你，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那件事后，我曾经半夜抱着张董色痛哭，感谢她在我百口莫辩的时候替我讲了那些话。她说学姐只是借故跟学长分手，她不想伤害学姐名誉，所以没有把真相讲出来，用了其他的方法。

我也知道。所以一边谢了她，但她坏我名誉，我也一样记恨她。

以后又见过多少人，经历多少事，我再没有像那样痛哭过，再没有在脑袋里整日想着怎么跟那个人斗怎么占上风。是年少轻狂的时节过去了，还是以后遇到的对手磁场都不对？

当我在 8 月末的夜晚睡不着，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乌鲁木齐的电话，而心里一点也不内疚会不会扰人清梦，因为大不了互相大骂一场，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这样骄傲自己小小年纪就有大智慧，结交了一个可以如此彻底展现自己阴险狡诈虚伪故作的朋友。

她接起电话果然很凶，骂我神经病。

“可惜，别对着我骂，没人会在乎。呵呵。”

{ .PART 02. }

一场青春与三人有关

文/阮小渔

1.

赤子和沈默中皆是我高中同窗。

是先识得沈默中的。花名册上他的名字排在最后一个，自有一种沉稳的态度。及至见着本人，才发现那是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手长脚长，猴儿似的。皮肤是一种洗不干净的脏。印象真是非常坏。

偏偏他又坐到我后面，于是同他吵。上着自习，一班学生闹着闹着陡然安静下来，四壁里只听见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地恶斗——粗声粗气的是他，竹筒倒豆子的是我。一旁的人听得出奇，轰地笑出来。我一下便恼羞成怒了，深深觉得耻辱。

我那时十几岁，穿一领苹果绿小圆裙。骨头还在劈劈啪啪生长，心已经长齐了许多奇异的棱角，轻轻就会被触痛。

更恨的是有时被老师逮住，齐齐拎到走廊上罚站。便这样还不肯罢休，暗暗用眼神毒视对方。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用眼角瞥人，并微微扯起嘴唇发出“哼”的一声冷笑。

赤子是后来加入的。她的到来使我们三人的格斗变成固定模式：赤子伸手推

倒沈默中砌在课桌上的书——沈默中伸手来抓她——我伸手用一柄铁尺子“啪”地狠狠敲在他手上。然后我们拔腿就跑。慢慢沈默中学得精乖，他只伸长胳膊向前一捞，揪住我的头发，我哎呀呀叫着退回来，直疼出眼泪来。为此厌憎留了四年的长头发，一朝剪去。他一手捞个空，我和赤子哈哈大笑。

那时已经是高二的春天。

我有时抬起头从窗子看出去，山一点一点绿起来。身边赤子的脸一点一点消瘦，默中还在下课时挑衅我们，只是谁也懒得理他。我做数学卷子做得发急，哗啦啦全部推到地上，挣得自己一脸一头的汗。赤子替我一本一本拣起来，说：“马上就过了，马上。”

我却觉得熬不到第二天。

2.

高考时我们三个不在一个考室，也没有考到同一个大学。沈去了北京，上了最好的学校。我和赤子留在本省，学校离得近。坐公车是一块钱，坐计程车是十五块。

我用了全副心思来写信，写给赤子，写给沈默中。用那种蓝格子的厚信纸，写完了夹在课本里，时时打开来看，认为是字字珠玑。然后才恋恋不舍寄出去。

赤子的信回得自然快，她也用印着学校名称的信纸，整洁新鲜。我们的字越写越像，斜斜向右飞起。默中的字还是难以辨认，满纸墨团，我想这人真是邋遢得无可救药。

我们那时不知为什么苦恼着，在信里引用了许多忧郁的字句。我记得我在末尾写：人生那信有华颠？写完了揉着手上一块小小的墨迹，自觉皎皎易污。

赤子也会在信里写她在英语话剧节时演斯佳丽，穿了湖水蓝的长裙从楼道咚咚跑过去，伏在楼梯扶手上笑到死。

我们就这样狂热地通着信，最密集时一天一封。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信件里

絮絮叨叨述说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少年心事呢。它们曾在三个人的青葱岁月里呼啸而过，然而如今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已经悬挂在记忆之外，远远地俯视着我们，再也触碰不到。惟独有一个场景在我的印象里历久弥新：那是一个二月的下午，教室后面靠门的位置，我坐在那里上一堂自习课。16开的课本里照旧夹着信纸，我反复地削着一支硬度为HB的中华铅笔。

楼道里很安静。

而冬天，就要过去了。

3.

赤子和默中是何时恋爱起来的，我不知道。

我知道时，他们已经开始天天打很长时间的电话。默中的室友不会再分不清我和赤子的声音。时常两边的电话都占线，我开始一个人去图书馆找海明威来看，把一只耳塞塞在耳朵里。

图书馆的桌子很大、光线明亮、气息安静，是一个适合在信纸上铺叠情绪的地方。“赤子，这个周末学校影院里要放《芳芳》，你是否来看。”“默中，你假期过来打工的那家书店，已经拆迁了，我买回许多国家地理杂志；还有我们三个常去喝绿豆汤的小店，它如今越来越大，再也不用客人站在树阴下等待。”

……我想写信告诉他们这些，最后还是作罢。只用简短的EM联系：你还好吗？他好吗？我很好。我像是一只迟疑的蜗牛，每每爬向与他们相反、更远的地方，总是忍不住一再地回头张望。

假期时我们一同去九寨沟，默中提一只小小的相机，不停地为我们拍照，开始一切都很愉悦。但渐渐地他们便忘记我，蹲下系鞋带的时间里，他们两人已经说笑着走出很远。被冷落的感觉充斥着整个旅程，终于在回家的车上，我独自坐到窗边。

一路上我告诉自己，成长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它包含着疏离、孤独和遗忘，但